



迷雾遮不住 罪恶

靳 华 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迷雾遮不住罪恶

靳 华 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D82-5/23

迷雾遮不住罪恶

靳华 选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荣太新新书店发行

河南省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7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数印: 1—100000册

ISBN 7—5348—0138—9/I·72

定价 1.90元

目 录

逃离国境之前	(1)
解开失踪之迷	(23)
惠力寺的“魔影”	(31)
迷雾遮不住罪恶	(39)
冒牌警察	(49)
阵线模糊的羊城搏战	(62)
蓝盾在闪光	(80)
太原街二号无名女尸案	(89)
一支香烟破疑案	(99)
将军俑头即将成交	(107)
血案怎样发生	(117)
大师失踪之谜	(126)
疯狂的“皇冠”	(135)
一个出卖灵魂者的足迹	(142)
智斗恶鲨	(150)
雪球	(160)
蛛丝马迹露端倪	(170)
浪迹天涯一逃犯	(179)

竹林深处的笑声	(188)
“王总”伸冤	(195)
美梦醒来是深渊	(202)
智斗“黄金龙”	(211)
“导演”导演的闹剧	(219)
大骗案侦破始末	(227)
“马利奥特盲点”的启示	(234)
金钱梦的破灭	(242)

逃离国境之前

晓 波

1. 难道“他”听到风声在我们赶到之前逃跑了？

1985年8月26日下午，北京。

正当下班的人流涌向街头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院内驶出了一辆“皇冠”和一辆“北京”，两车一前一后，急速地朝西开去。

此刻，临战前的那种紧张、兴奋的情绪，紧紧地抓住了坐在前面“皇冠”车内的两个二十多岁、身体健壮的年轻人邬亚平和业农。为了这个时刻的到来，他们曾经行程数万里，涉足十几个省、市，在广阔的国土上和茫茫的人海中，大海捞针似地寻找着那个狡猾的“猎物”。连续几个月的奋战，使他们健壮的体魄开始消瘦；工作的需要，使他们的头发长得老长；牛仔裤、花衬衫，更使他们的真实身份被掩盖了。

“皇冠”在大都饭店内的停车场上嘎然而止，邬亚平和业农迅速跳下车来。“北京”吉普车上也同时跳下四个人：

西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张队长和另外三名刑警。大家都是一色的便衣。

张队长同饭店工作人员很熟悉，正在交谈着。

“……那个人刚刚出去，他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可能是吃饭去了。”

“难道是‘他’听到了风声，在我们赶到之前逃走了？”
邬亚平和业农交换着疑问的眼光。

情况是瞬息万变的。两个年轻人当即决定：“迅速搜查‘他’的房间。”

345，这个被他们在心里念叨了多少遍的房间，出现在面前。

门被打开了。业农和刑警队的两名同志走进了房间。几个人仔细地检查着。

从留下的物品看，那个人不象已经逃跑的样子。大家迅速地作了分工。大门口、进楼处、三楼，分别进行把守。

难熬的等待开始了。对于业农和邬亚平来说，此刻的心情更是紧张、急迫和不安。要是“他”已经逃跑了怎么办？说不定，就在他们在这儿坐等的时候，“他”正乘坐着列车，向着远方疾驰而去，逃之夭夭。……37.1万元人民币……逃往国外……空军招待所……神秘的国际电话……想到这儿，两个年轻人的脸上，不知不觉地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6点钟过去了，“他”仍然没有露头……

2. 那光环使他象吞服了大量 致幻剂，在可怕而危险的幻景中飘游

1972年——1983年。孝感——武汉——劳改队。

一个清冷的早晨，从湖北孝感花西乡的一个农民家里，走出一个背着简单的铺盖行李的少年。他将跟随一个建筑队，到他向往已久的大城市武汉去。

破旧的手扶拖拉机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簸，少年的思想在翻腾着。欲望，物的欲望，金钱的欲望，在他脑子里不断放大着。他完全不能自制，而放任着私欲，在心中扭曲、变形。

在他眼里，又出现那迷幻的、刺眼的光环。那光环使他象吞服了大量致幻剂，在可怕而危险的幻景中飘游。他曾入迷地盯着那光环，那是两枚大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闪出的阴森的冷光。他曾听人们说，这大洋是如何值钱，如何使人们变成豪富。他的心被牵走了，被那阴森而危险的冷光诱惑着，走进了一个灰暗的世界。他把这两枚大洋埋在自己的床下，企求一朝一日能得到更多、更多……

他在建筑队干了几年，但这里的劳动报酬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干脆不搞建筑了，整夜整夜地赌博，幻想通过冒险来实现自己疯狂的欲望。可是，命运的骰子并未向着他。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他输得很惨，把自家准备盖房子的钱财输得精光。

于是，他开始流窜于社会，鬼魂似的游荡于武汉市的大街小巷，结识了大批的狐朋狗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他突然感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金钱、出国，这两个勾魂的词语又在他的眼前飞舞起来。大洋，再次发出了耀眼的光。他离开武汉，跑到鄂西山区，在那儿走村串户地收购大洋；接着又跑到福建沿海，高价抛售大洋多次被抓获，赃物、赃款几次被没收。金钱的梦幻再次破灭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要改弦易辙，走上正确的人生之道。倒是相反，他认为自己干得不好，干得不妙。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喘气，接着又干起了诈骗和抢劫的勾当。

几次诈骗，几次得手。不仅弄到了金钱，还有女人。这使他十分得意。他忽然发现这是一条好路子，后悔自己怎么以前就没有想到。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1984年12月12日，他被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投入湖北省第九劳改支队劳动改造。

他对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厌恶憎恨，时刻想着叛国离境。但是，劳改中，他伪装积极，骗取信任。七个月后，他潜逃了。“何建新”，这个名字被写进逃犯名册。

3. 从四川德阳市寄来一封给雷某的信，信中所叙事情对雷某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1984年9月—1985年元旦。武汉——四川——云南——

平顶山。

几个追捕组迅速组成，分头奔向逃犯可能要去的地方。在武汉，何建新有许多熟人和关系，加之与他一起逃跑的罪犯胡某的家也在武汉，因此，追捕组决定将武汉作为重点。

一个星期后，胡犯在汉口街上神秘地出现了。参与追捕的干警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抓获了胡犯。

胡犯供述，何建新和他一起逃到武汉后就分手了，去向不明。

线索中断了，摆在干警面前的是一段没有罪犯任何行动轨迹的空白。素有九省通衢的武汉，交通方便，不难逃匿；而何建新惯用的骗术，也将会使他的罪恶之躯更易隐藏。

情况是复杂而严峻的，但干警们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查寻追捕工作……

根据线索，干警们找到了汉口铁路医院工人雷国民。他原是下放到何建新家乡的知青，两人较熟悉。何建新于8月12日找过雷国民，在他家吃住了一晚，并告诉雷国民，他是从劳改队逃出来的。雷知道后不仅未向有关机关报告，还让他穿走了自己的衣裤，拿走了武汉至郑州的火车免票乘车证。

“我不知道何建新到哪儿去”这是雷国民对干警的回答。

干警们还找到了边某、蒋某、傅某等人，他们都承认，何建新来找过，但不知其去向。追捕工作又陷入了困境。

很快，新的线索又出现了。

雷国民报告说，汉口火车站有两个人找他，而雷根本不认识。他们自称认识雷国民，但见面后发觉不对头，就走了。

江岸印刷厂一名女业务员找到雷，要他归还存折和工作证。见面后，她也发觉雷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1985年元月，四川德阳市寄来了给雷国民的一封信，信中所叙事情对雷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种种迹象表明，何建新正拿着雷国民的免票乘车证，在各地进行诈骗活动。干警们四处奔波，找这些与雷联系的人了解情况。然而，这些人除了自己与何建新仅有的那点短暂交往外，说不出这个“雷国民”的任何其他踪迹。

在这些不断出现的“点”之间，缺乏一条清晰明了的“线”把它们联结起来。

干警们极力将这条线凸现出来。四川、云南、福建、河南……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4. 客人自称是武汉市江岸印刷厂技术员，适应形势和时代潮流，留职停薪，出来做生意的。

1984年11月——1985年2月，平顶山。

1984年11月份的时候，平顶山火车站旅社住进了一个名叫方持斌的客人。二十四、五岁，皮肤白净，浓眉大眼，谈吐自如，善于交际，很快就与这里的住客混熟了。他自称是

武汉市江岸区印刷厂的技术员，适应形势和时代潮流，留职停薪，出来做生意的。

这时来了一个人，平顶山矿务局十二矿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湛某。他是来这儿联系业务的。方持斌知道湛经理的来意后，十分兴奋。“推销货物我可是个内行呵。说实话，我只要三个月，就会给您的公司变个样，保证您的货栈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湛经理有些动心了。方持斌又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工作证，伸到对方面前，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把自己“适应时代潮流”、“留职停薪”之类的话，对湛经理讲了一遍。湛经理当即同意聘请方持斌为业务员：“好吧，今后你就跟我们单位打交道吧！”

方持斌喜不自胜：“湛经理，我替您代办业务，不用您单位的资金，一切费用我个人负担。每次业务成交后，按利润给您单位30%。只是这介绍信、营业执照、合同、银行帐户……。”湛经理听后更是高兴，无本得利，何乐而不为？便赶忙说：“这些都交给你使用，利润提取多少你看着办。”

这样，方持斌这个留职停薪的技术员，就成了平顶山矿务局劳动服务公司的业务员，开始了他骗人的生涯。

5. 合同被拿到信阳公证后，立即生效，广东人兴高采烈地带着合同回去了

1985年2月。平顶山——信阳。

这天，方持斌找到了劳动服务公司那个偏僻的办公处。在楼梯口，碰到了—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请问，公司的湛经理在哪儿办公？”小伙子潇洒的风度十分引人注目。看到这个颇具高雅气质的青年男子，姑娘的眼睛在一瞬间不易觉察地变得温柔起来。“请跟我来吧。”

“谢谢。”方持斌目送着姑娘离去。好半天，他才转过身来，敲开了湛经理办公室的门。

二月上旬，方持斌以劳动服务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出现在河南信阳街头。

在这儿，方持斌结识了从广东来的三个业务员，摸清了他们是想在内地弄上一批钢材、铁丝赚钱，便吹嘘自己在搞钢材、铁丝方面有很大门路，只要价钱好，能够保证货源。

三个业务员—听，正中下怀。不过，他们毕竟有些不大放心。“如此紧张的物资，他说得这么轻巧，是不是其中有诈？便提出要看货之后再签订合同。方持斌轻松地笑道：

“要看货？你们还不放心？那好吧，看货去。”三个业务员被带到信阳火车站货场。方持斌指着面前堆得小山—样高的钢材说：“这就是我的货。如果你们不相信，这笔生意我们就不做了。”三个业务员—听，赶紧说：“做，做，这笔生意我们做定了。”当即拿出合同签约：十二矿劳动服务公司为广东方面提供二百吨钢材、二百吨铁丝，广东方面按钢材每吨1500元、铁丝每吨2100元付给劳动服务公司87万元。

合同草签后，方持斌马上派遣他自己雇佣的张某，星夜赶回平顶山。

一大早，在公司值班的湛经理还未起床，张某就敲开了经理的门：“小方在信阳签了个合同，叫我送回来给您看看，盖上公章。”

湛经理看完合同，怀疑地看了看张某：“这合同行吗？钢材、铁丝的货源根本就没保障，哪里去弄这么多？”

“小方说他有把握弄到。”

“可是，这价格也定得太低呀。如果真能弄到货，也该把价格定高一点，多赚点嘛。”

“那么，是不是您先把公章盖上，我到信阳后，对小方转告您的意见。如果不行，合同就作废算了。”

湛经理沉吟了一下：“也可以。”便在合同上盖上了公章。

合同拿到信阳公证后，立即生效。广东人兴高采烈地带着合同回去了。

6.不，我们厂从来没有什 叫方持斌的技术员，也不存在什 么停薪留职出去做生意的事情。

1985年4月。武汉。

“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厂一个名叫方持斌的技术员的情况。”在武汉市江岸印刷厂的一间办公室里，从河南平顶山市检察院来的同志对接待人员说明来意。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没有叫方持斌的技术员呀。”

“哦？没有这个人？”检察院的同志有些吃惊。看到对方迷惑的样子，接着说：“最近，在我们平顶山市发生了一起诈骗人民币37万1千元的大案。犯罪分子以平顶山十二矿劳动服务公司的名义，与广东一贸易单位签订了一份购销钢材和铁丝的合同，当广东方面将预付款37万1千元汇到平顶山市工商银行后，犯罪分子通过行贿，买通银行个别职员，分几次将现款从银行提出，随后携带巨款逃往外地。通过检查他留下的物品，从工作证上发现该犯是你们江岸印刷厂技术员方持斌。他周围的人也说，他是你们厂停薪留职出去做生意的。”

“不，我们厂绝对没有这个人，也不存在什么停薪留职出去做生意的事情。不过，我们厂有个业务员，出差期间被人骗走了工作证和存折。”

“这个业务员姓……？”

“姓俞，是个女同志。”

“可是这工作证上的照片和姓名……”

“说不定是涂改伪造的。”

“你们知道这个骗子是谁吗？”

“听劳改局来调查的人说，是个劳改逃跑犯。”

“哦？！”

湖北省劳改局值班室，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是河南平顶山市检察院。……最近我市发生了一起经济诈骗案，通过调查，发现与你局正在追捕的一逃犯有牵连。”

“叫什么名字？”

“方持斌。”

“方持斌？”

“也曾化名雷国民。”

“啊，原来是何建新！”

“方持斌”的工作证被迅速送到湖北省公安厅鉴定。结论：工作证系经涂改伪造，工作证上的字迹是何建新的手迹。

省劳改局领导和业务部门，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他们对整个情况作了进一步研究，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和何建新的表现，认为该犯极有可能逃往国外。必须组织精悍力量继续追捕，并要求干警们连夜赶到劳改局集中。第二天，十八名干警分成九个小组，分赴逃犯何建新去过或可能去的地方，特别是沿国境一带的地区。

通缉令再次飞往全国各地。

7.在她的感觉中，“方持斌”
就是她梦中能使她过上皇后般生活的王子。她热情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1985年5月5日。武汉。

汽笛长鸣。从上海开往武汉的“江申三号”客轮徐徐靠拢武汉关码头。乘客从船舱涌出，沿着栈道长蛇似地向岸边流去。混在人群里的“方持斌”再次踏上了武汉的土地。他背着一个黄色行李包，身边跟着一个颇具姿色的姑娘。他显

得很自信，但不停地环顾四周的双眼，很容易使人看出他的某种恐惧和担心。他是从这里走向另一条道路的，他感到自己不是在这块土地上毁灭，就是被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制服，败在他们的手下。

她叫葛春兰。也就是“方持斌”第一次到服务公司找湛经理时碰上的那个姑娘。她幼稚、单纯，对一切都充满幻想，希望过一种富裕、豪华的生活，就对这个突然到来的“骑士”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她的感觉中，“方持斌”就是她梦中那个能使她过上皇后般生活的王子。因此，当“方持斌”对她表示出某种意思之后，她便热情地投入了他的怀抱，而拒绝了来自矿上某领导的儿子的求婚。

她相信这就是“爱情”。这次，她是抱着来看一看他的家，见一见他的父母弟妹的心愿，来到这座繁华的城市的。她哪里知道，这儿哪有他的家！此刻，她又紧紧地抱住了“方持斌”的手臂，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她的头微微地靠在那个黄色的行李包上。这个行李包是她的希望，是她的一切，她的幸福和满足也全部聚集在这个行李包内。因为里面静静地躺着数万元人民币，而且都是属于他俩人任意享用的。

走过检票口，来到马路边上，“方持斌”有些茫然地站在那儿。他想了想，还是先到雷国民家去吧。雷国民不在家。他又去找边成家。并要葛春兰出面把边成家从屋里叫出来。这时，“方持斌”硬要葛春兰走开了。

“准备怎么办？”边成家问道。